

李清照〈一剪梅〉「輕解羅裳獨上蘭舟」臆說

姚道生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是一首交口稱頌的作品，不少宋詞選本都會選錄這首詞。李詞向以詞淺意深，曲盡人情見稱；但詞淺卻未必就是好懂或易解，〈一剪梅〉上片的「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就是一例。

一、問題的提出

對於這兩句詞，學者多就「羅裳」及「蘭舟」作注。他們對「羅裳」的解釋，或謂「下曰裳」，或謂「羅製的裙子」。¹至於對「蘭舟」的解釋，或引用《述異記》魯班刻木蘭為舟的典故，或說是詞人對舟船的美稱。但進一步探求文意，則言人人殊。謝桃坊認為：

前人關於此詞的評論很多，以為它「離情欲淚」，「香弱脆溜，自是正宗」，但對全詞意脈的理解則語焉不詳。詞中的「蘭舟」實為理解全詞的緊要之處。²

又說：

若以「蘭舟」為木蘭舟。為甚麼女主人公深夜要獨自坐船出遊呢？為甚麼當其「獨上蘭舟」時要「輕解羅裳」呢？³

謝桃坊所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思考，他對上述的問題也別有新解，這在下文還有討論，暫不贅述。現在先看其他學者如何解釋「輕解羅裳」。

二、「輕解羅裳」臆說

有關李詞的研究及宋詞的選注甚多，本文不能徧舉，現在只舉出常見的、具代表性的說法。張夢機云：

1 劉瑜：《莫道不銷魂——李清照作品賞析》（臺北：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頁112。

2 謝桃坊：《宋詞概論》（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274。

3 同注2。

「蘭舟」二句，正寫其寂寞無聊的情緒。⁴

劉漢初云：

「輕解」兩句，直寫分袂情形。⁵

張劉二家的體會不同，解說也稍覺簡略。陳緒萬云：

「輕解羅裳」的「輕解」是描寫人物輕盈的動作，「羅裳」，暗示天氣初涼。⁶

谷聞云：

「輕解」兩字，可體會到詞人那種沒精打彩和迷離惆悵的憂鬱神情。⁷

陳谷之說令讀者明白到詞人的動作與神情，但仍無助於解答謝桃坊所提出的泛舟何以要解裳的疑問。劉瑜云：

「輕解羅裳」。她輕輕解下羅製的下裙。「裳」，裙，古男女都可穿。晉·女子〈春歌〉有「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句。言外之意，已經到了淒涼的秋天，換上能禦寒的衣服。⁸

莊澤義云：

我輕解羅裳；一身便服，獨自蕩着小舟。⁹

後來他更直譯為：「換去薄薄的羅裳，我獨自登上木蘭小舟。」¹⁰逕把「解」字釋作「換」了；但翻查字典辭書，「解」卻無「換」義。

大概學者們也注意到泛舟似無解裳之理，當時已屆秋天，詞人應是添衣而不應解裳，而且宋代是理學大盛的年代，一名縉紳婦人解裳泛舟，實在於理不合。這就是謝桃坊追問「為甚麼當其『獨上蘭舟』時要『輕解羅裳』」的理由所在。

學者們對於「輕解羅裳」的處理，或是輕輕帶過，不作深解；又或是剖析詞人的心理狀態，而少談字面與句意的關係。總之，就如謝桃坊所說的「語焉不詳」。若要深究，則只能向「言外之意」探求了，或說是「換上能禦寒的衣服」，或說是「一身便服」，又或把

4 張夢機：《詞箋》（臺北：三民書局，1971），頁92。

5 劉漢初等：《曉風殘月》（臺北：時報文化，1992），頁109。

6 陳緒萬等：《唐宋元小令鑒賞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477。

7 谷聞：《婉約詞》（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頁153-4。

8 劉瑜：《李清照詞欣賞》（濟南：民族出版社，1997），頁3。

9 莊澤義：《宋詞》（香港：三聯書局，1995），頁112。

「解」釋作「換」，說是「換去薄薄的羅裳」。研讀詩詞本來就要探求「言外之意」，但如能兼顧字面意義，就更能令讀者信服，不然，縱使解說合於情理，讀者也未必愜意。然則，怎樣解釋「輕解羅裳」這句詞，才能兼顧字面意義與言外之意？以下試陳管見。

先看「羅裳」。同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裙」條云：「裳即是裙。宋代婦女的裙子，大多以羅紗為主，且有刺繡或用罨盡，或用銷金，或用暈裙，貴族婦女甚至裙上綴以真珠為裝飾……宋時婦女裙子的長度和約束裙的裙帶都是垂得長長的。」¹¹周汛、高春明《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羅裙」條云：「以羅製成的裙子。羅織物花紋密集，無紗孔，地紋稀疏透露，可形成花實地虛、明暗對照的效果。尤適用於年輕婦女。通常穿在襯褲之外，下長曳地，別有風采。」¹²由此可見，「羅裳」在宋代是一種頗為華美的裙子，下長曳地，通常穿在襯褲之外，所以即使「輕解羅裳」之後，也未致於袒裊裸裎。不過，李清照穿着襯褲泛舟，仍是不成體統罷。

王學初撰有《李清照集校注》一書，他在「輕解羅裳」句下校云：《便讀草堂詩餘》、《草堂詩餘評林》作「襦」。沈際飛本《草堂詩餘》注：「一作襦，誤。」《續草堂詩餘》作「裙」。¹³

沈際飛謂作「襦」誤，未知何據，而王校指出「羅裳」一作「羅襦」，又作「羅裙」，卻是很明顯的。裳就是裙，襦是短衣，都是陽平聲，三字均合這句詞的格律，用哪一字似於句意的影響不大。但綜合前文所引述的學者的意見，以及王學初的校語，正好給讀者一個啟發：不必拘泥於名物的訓釋，而應從運意上探討詞旨。「解」仍作「脫去」、「卸下」講，如「解甲休士」即「卸下盔甲讓士兵休息」之意。¹⁴至於「羅裳」，不必強執於「下裳」，把它視作「華服」的代稱就好了。「輕解羅裳」，就是「卸下華服」之意。

這樣解釋不無好處。首先，是可以兼顧字面意義；其次，是比較合於情理，穿上華服泛舟似是不太方便罷。如要追問，李清照何以選「輕解羅裳」入詞呢？這自然與婉約的詞風有關；但如把「輕解羅裳」理解成「卸下華服」，則可能是詞人因夫不在而無心修飾，以示思念之意。《詩·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¹⁵引出《毛詩》容或過於深解，這裏只是提出一個想法而已。

三、「獨上蘭舟」臆說

一般學者對「獨上蘭舟」句多無異辭，均認為「蘭舟」就是舟船的美稱，「獨」字正點出

10 莊澤義：《古詞經典今譯》（香港：里波文化創作室，1999），頁148。

11 同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頁290。

12 周汛、高春明：《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頁280。

13 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卷一，頁23。

14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下卷，頁6494。

15 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140上。

詞人的孤獨，「獨上蘭舟」就是獨自一人泛舟遺愁之意。

然而，謝桃坊則另有新解。他引出了李清照〈南歌子〉的上片：「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他認為〈南歌子〉的上片跟〈一剪梅〉的用字與運意都極相似，並得出這樣的結論：

可見兩詞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抒情環境，都是寫女主人公秋夜準備入睡的情形，所不同者一是獨自一人，一是有人相伴——故可「聊問」。此時，她絕不可能獨自坐船出遊的。因此，「蘭舟」只能理解為床榻，是詞人別出心裁創造的意義晦澀的詞語。「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即是她解去羅裳，獨自一人準備睡眠了，在睡眠時感到竹席已有涼意。¹⁶

謝桃坊之說殊新。正因為他認為解衣就枕當在晚上，所以說詞人斷無深夜泛舟之理（詳前引文）。大概他也明白到李清照不應解裳泛舟，又認為解裳應當就枕，於是只好釋「蘭舟」為「床榻」，並引〈南歌子〉作參照，說這是詞人獨創的晦澀之詞了。

細繹謝說，問題的焦點仍在「輕解羅裳」一句，而他解決問題的心思卻花在「獨上蘭舟」之上。夷考「蘭舟」一詞，並無解作「床榻」的用例，〈南歌子〉與〈一剪梅〉的相似，只能就用字與運意上作比較，以說明李詞的風格或表現手法的問題，卻不能確指「蘭舟」應作「床榻」解。謝說雖有新意，但不易為人所接受。

今按「蘭舟」依一般的解法並無不妥，是舟船的美稱。詞人泛舟，為的是排遣愁緒。泛舟自然是白天而非晚上的事，與下文的「月滿西樓」合觀，正好寫出時間的推移，實不宜理解為晚上解裳就枕。

泛舟遺愁在前人的詩作中已有用例，李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便有「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之句，李詞只是承用這題材而已，後人實毋須別作新解。

另一方面，「蘭舟」這意象，在唐詩之中也有表達離情或思念的用例。賈島〈寄韓潮州愈〉：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
 隔嶺篇意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
 峯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
 一夕瘴煙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¹⁷

首聯寄心蘭舟，直到天南，正表達出賈島對韓愈的思念。再如陸龜蒙〈齊梁怨別〉：

16 同注2，頁274-5。

17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香港：中華書局，1973），下冊，頁615-6。

寥寥缺月看將落，簷外霜華染羅幕。
不知蘭櫂到何山，應倚相思樹邊泊。¹⁸

「蘭櫂」即是「蘭舟」。詩題「怨別」，句曰「相思」，意思就更清楚了。柳永〈雨霖鈴〉有「蘭舟催發」句，晏幾道〈清平樂〉也有「留人不住，醉解蘭舟去」句，寫的也是離別之情。當然，用了「蘭舟」也未必一定是表達思念與離別之苦，¹⁹李白〈江上吟〉「木蘭之柁沙棠舟」，用的就只是舟船的美稱而已。這裏只想指出：泛舟遺愁，蘭櫂傷別，在李清照之前已有用例，不必再創新說，只需解決了「輕解羅裳」一句，「獨上蘭舟」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結語

總結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輕解羅裳，獨上蘭舟」的意思是：「我卸下華服，獨自登上木蘭小舟。」若不嫌穿鑿，還可作進一步的解釋：「我卸下華服，無心細事容飾；獨自登上木蘭小舟，以排遣那思念之苦。」

〈一剪梅〉是現行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的選文，但教科書對「輕解」二句的解釋確是語焉不詳，這自然令教師與學生同感困惑，故不揣譾陋，草成此文，向各位前輩學人請益；一己臆說，未免有誤，尚祈專家學者不吝匡正，以造福學子。

18 陸龜蒙：《甫里先生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頁157。

19 葉嘉瑩教授曾引用洛特曼（I. M. Lotman）的「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說，及艾考（Umberto Eco）的「顯微結構」（microstructure）說，指出詩歌中的語言符號可分兩類：第一種語言符號「在某種文化中被使用得長久了以後，便會携帶有豐富的文化信息，從而引起說詩者對文化傳統方面的某些已成定型的聯想」。第二種語言符號「並沒有文化傳統中某種定型的聯想關係，但卻在語言符號的結構中包含有許多可以引發讀者之聯想的細緻而豐美的質素」。「蘭舟」應是第二種語言符號。葉說詳〈對常州詞派張惠言與周濟二家詞學的現代反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中文學刊》，第一期（1997），頁151-160。